

<<漫话三国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漫话三国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6236158

10位ISBN编号：7536236158

出版时间：2008年04月

出版时间：岭南美术出版社

作者：刘逸生

页数：28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漫话三国>>

前言

关于《逸堂四品》刘斯翰以刻苦自学终成大器的逸堂老人，又穷其一生，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普及。

在写出蜚声国内的《唐诗小札》之后，陆续写了《宋词小札》、《漫话三国》，主编了《中国历代诗人选集》、《中国古典小说漫话丛书》两套共数十种，晚年还写了文史小品数百篇，在刊诸报章之外，并编辑出版了《史林小札》、《艺林小札》、《事林小札》等，在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方面，堪称贡献良多。

岭南美术出版社有意将其中的代表作三种，加上自传体回忆录《学海苦航》，合成一套重新出版，署其名曰“逸堂四品”。

兹因编者之命，作为小文，述其所闻于逸堂老人之私语，亦问出己意，为此书提供一点辅助性参考。品之一：学海苦航“学海苦航”虽然明显地源自“学海无涯苦作舟”，不过，“苦航”二字，以其蕴涵独特的人生体验，读来仍使人印象深刻。

古人所谓“脱胎换骨”、“点铁成金”，说的就是这一类的再创造。

以自学为线索来写自传，老人处心之平实，由以可见。

但是，当读完此书，我的感想却是——这其实是一个传奇故事。

它记述了一个被农村抛弃的苦孩子，在毫无师承，无人指点，旁人看来绝无成功可能的情形之下，竟然从生活的夹缝中突围而出，最后在学问上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。

这么一个故事，对于读者是富于启迪与感奋的，而对于自学者尤其具有震撼力。

这无疑又是当时出版社考虑出版它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老人终生自学，以成大器。

一个“苦”字，道出了自学的真谛，更道出了老人的平生。

少年时代，他为生活所逼迫，从十一岁父亲去世开始，过早走上谋生的路，学做木匠，当果栏学徒、书店店员、报馆后生，只能在谋生的间隙中自学，无师无友，凭着天生好学和对于古典诗词敏锐的审美直觉，在极其逼仄陋劣的环境中艰难积累。

成年时代，他为工作所挤压，自三十岁进入《星岛日报》后，从事报纸编辑工作凡三十年，报纸工作的繁重，未曾涉足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。

在香港时，他经常要兼做两家报纸的编辑。

建国后回到广州，则除了工作之外，每天还要花上两三个小时搞各种政治运动，他就只能舍弃休息和消闲，紧紧抓住剩余的时间不放，即便偶然看戏，也常常提早离场……五十之年更遭遇“文革”，且一度被剥夺人身自由。

六十以后，老人摆脱了工作和生活的羁绊，获得了宝贵的自由，步入他一生中丰收的时期，忙于著述、交游、吟咏、旅行、出版著作。

七十以后，由于血尿之疾发生，严重影响了老人怡静的心境，晚年的治学因而处于顽疾的困扰之中。

我想，老人其实天生具有做学者的禀赋。

第一，他记忆力好，书中的回忆就有不少例子，而直到中晚年，在闲谈之中，他对于所经眼书籍、诗词、人物一直保有令闻者称叹的记忆力。

我曾经向他请教过旧诗中的典实，他随口就能说出它们在《二十四史》中的具体位置，那确乎不仅是读书的工夫，而是记性真好。

第二，领悟力强，自学而不具备过人的领悟力，要想取得像老人这样的成就，是不可能的。

第三，好书成癖，老人生来爱书，但和藏书家的书癖不同，他之于书，乃视之为知识的渊藪、学问的海洋，他初则如海绵吸水，渴求不已，继则如鱼得水，涵泳其中，以为大快乐！

老人晚年坐拥书城，心犹未足，尚时时探问网上查书的消息，听到有好书，还是要买来浏览一番。

第四，勤于动手，做学问的人，不单眼要勤，而且手要勤，老人的藏书中，常常可见夹着字条，或者剪报，是与书中内容有关的材料，这为他各种札记文章的写作，做了有效的准备。

老人写文章信手拈来，独具只眼，就颇得益于这材料积累的工夫。

第五，不盲从。

<<漫话三国>>

做学问的人，能够不盲从，是成功的关键之一，老人深得此要，‘所以有《唐诗小札》的独树一帜，所以有百余年中无人敢为的《龚自珍己亥杂诗注》和《龚自珍诗编年笺注》。

所以我想，以逸堂老人这样的资质和性分，如果遇着一个富裕的家庭，一条可以从小学读到大学的人生道路，几乎可以肯定，他必会在大学潜心学术。

然而，造物主却作了另类安排。

品之二：唐诗小札上世纪60年代初，当《唐诗小札》面世，广州新华书店竟然出现了排队争购的场面。

从此它一纸风行，风靡了大江南北！

至今，仍然有不少人认为：《唐诗小札》哺育了几代人的中国古典诗歌修养和爱好。

其实，以类似小札这样的形式谈诗词，并非《唐诗小札》首创，在它之前，已经有人使用过它。

有趣的是，近二十年来，受《唐诗小札》启示而发扬光大的各种“鉴赏辞典”，吸引了更多人前来一试身手，但是，却还没有谁能够把《唐诗小札》比下去。

当“鉴赏”大潮过后，它以“刘逸生小札系列”丛书之一再度推出，仍然很受读者欢迎。

《唐诗小札》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。

对于它何以能够成功，尚吟先生在该书“代序”中指出两条：一是作者对于唐诗具有“深入”的理解，二是其优美“如散文诗”的文笔。

说得都对，但我以为还可以补充一条，就是它的富于“知识性”与“趣味性”。

“知识性”和“趣味性”对于《唐诗小札》其实相当重要。

因为通俗地谈篇幅短小而不算深奥的唐诗，要敷衍成篇并不容易，而要做到各篇各具面目，使人读数十篇而不生雷同之感，欲罢不能，更是谈何容易！

单凭疏解文义和优美文笔，足办不到的，这就要发挥“知识性”与“趣味性”的长处。

照我看，《唐诗小札》的成功，一半有赖于此。

这里所谓“知识性”并不等于有知识，读书人往往并不缺少知识，但容易受知识所拘囿，成了知识的奴隶，他的知识不能够和自己的文笔融为一体，只是些死知识。

逸堂老人则不然。

丰富庞杂的知识贮藏在他脑中，他是主人，知识则好比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仆，他运用知识，挥洒自如地引领读者出入古今，上天下地，纵横四海，而绝无掉书袋、说名理的冬烘气。

“趣味性”除了有个高低问题，对通俗读物作者来说，更要紧的是，对现实社会、对周围的生活，有没有息息相通的广泛的兴趣。

把握不到现代人、一般读者的趣味所在，就无法吸引他们，更谈不上把他们的趣味提高。

哪怕作者有再高的品位，对望望然去之的读者，也只有徒唤奈何。

而要了解读者的兴趣，他们所以“喜闻乐见”，就只有靠实践，从长期经验积累中悟得，舍此别无他途。

逸堂老人置身新闻界而多年从事副刊工作，使他具备了对“趣味性”这说来有些虚无缥缈之物的敏锐触觉。

老人曾经追述他在羊城晚报副刊工作的经历，其中就说到：“在快满九年的时间里，经我的手，在《晚会》总共发表了两万多篇长短不齐的文章、诗词、漫画、照片、剪纸、谜语……之类。

《晚会》的宗旨，读者一看就明白，用那时的话来说，就是‘寓共产主义教育于谈天说地之中’，强调了它的‘知识性，趣味性’的特点。

内容自然是古今中外，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飞潜动植，文武百工，无所不包。

在近九年之间，确实也绞了不少脑汁，费了不少气力。

”我想，如果逸堂老人早就在大学当教授，或者没有进入新闻界，或者进入了新闻界却没有到《羊城晚报》主持“晚会”副刊，对“知识性”和“趣味性”积累了深刻的了解，真不知道他能否写得出《唐诗小札》这样成功的作品？

老人晚年曾把他的“小札”与《唐诗三百首》相比，评价它们对唐诗普及的功劳。

无疑地，无论在选诗的眼光，还是诗歌的审美和解诗的“深入浅出”上，“小札”是大大超过了后者的。

<<漫话三国>>

《唐诗小札》自1961年出版，到今天仍然在再版，跨越了从“文革”前到“改革开放”后这样巨大的社会发展变化，而作者并不需要进行相应的修改，这表明它的确葆有不受时移世易淘汰的金刚不坏身。

而这一点是与《唐诗三百首》差可比拟的。

品之三：宋词小札在《唐诗小札》一举成功之后，朋友们就提出过写一部《宋词小札》的建议。

但是，这一良好愿望，却整整等了二十年之后才得以实现。

据逸堂老人说，这是由于自己当时对于宋词还未能深入了解。

而另一个原因，他没有说，就是宋词中许多名篇，内容不外风花雪月，在那二十年中属于被批判对象，实在不好谈。

但《宋词小札》由此就成了老人心里的一个情结。

当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他被打入“牛棚”，押送“干校”，又被暂时“解放”之后，在英德荒僻的山野之间，这沉埋已久的情结，便悄然萌动了。

据老人回忆，他在一次请假返广州时，携回了龙榆生编的《唐宋名家词选》，之后，“偷偷阅读近一年之久”，把唐宋名家的词作，翻来覆去读了几十遍，上百遍，终于豁然开悟。

《唐宋名家词选》是一部好选本，它不仅选词数量比较多，而且集合了历代以来词界公认的佳作，眼光比较开阔，选词比较全面，因此较好地体现出一代之文学——宋词的风貌。

现在，我们手边还保留着逸堂老人研读过的这部著作，上面布满红笔、蓝笔批语，可以想见当年老人挑灯夜读的心思神情。

老人所做的工作，大致分为两部分：一部分是对词家、词作的评论，另一部分是对历代以来，尤其是清代词界的谬误，予以分析、批评和纠正。

以今人的历史观审视宋词的发展演变，拓清古人(主要是清“常州词派”)过求深曲的主观理解。

这是一种自出手眼的气度，与那些盲目地崇拜古人，匍匐于名人篱下者，真不可同日而语。

正是由于有这种精神，逸堂老人敢于推翻清代词界巨擘的成说，直指其谬误；敢于说前人对词往往未曾讲透，只说一些不着边际的大话、空话，徒令后学听后如云里雾里，到头来对词家词作还是若明若暗，弄不明白。

也正基于此，老人穷山孤往，发愤自强，入虎穴以得虎子，并将其所得写成《宋词小札》一书，通过对一首首宋词名作的条分缕析，疏通其意，揭示门径，令读者实实在在地把握“词家之心”。

老人曾说，《宋词小札》虽不似《唐诗小札》那样声名煊赫，却花费了他更多的心血。

这绝非信口之言。

因为诗歌自唐以下，流传不替，经过宋人、明人的收集整理和研究，唐诗的精微已然尽出。

但宋词的情况不同，五代北宋的歌唱传统，到南宋已经大量失传，元代、明代，词的创作已是不绝如缕。

清代号称“词之复兴的时代”，无论创作还是论著都盛极一时。

然而，词毕竟已由可唱变成不可唱，由歌词变成了案上文本，这就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词的写作传统、技巧的认识，也影响了对宋词的理解和认识。

一句话，清代词坛的新统，遮蔽了宋词的真面。

由于种种原因，宋词在社会上也远不如唐诗普及。

群众基础不同，决定了作为普及性读物的《宋词小札》，较之《唐诗小札》，在写作上带来更多掣肘——必须要以“解释词意”作为每篇小札的基本任务，解说的压力增加了，加上宋词名作篇幅相对较长，内容相对狭窄，于是“知识性”、“趣味性”的发挥余地大受限制——这些客观原因，使老人写来不能像写《唐诗小札》那样得心应手，挥洒自如。

但是，话又说回来，正由于它具有上述的“筚路蓝缕”之功，《宋词小札》的深层价值其实又在《唐诗小札》之上，对于喜爱宋词的读者而言，它是一部值得郑重推荐、不可多得的入门书。

品之四：漫话三国逸堂老人的自学，随兴趣所之，在少年时代除了古典诗歌之外，就是古典小说。

他说考进香港《星岛日报》当校对，第一次发薪水，全部拿来买了一部《反三国志》。

那时他虽然依旧贫困，但早已步入成熟之年了，却仍旧如此痴迷！

他少年时代内心的饥渴，更町以想见。

<<漫话三国>>

其中《三国演义》(全称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)自然属于老人极为喜爱的一种。

读书人大约都如此,他对一部书,或一个作者,或一个问题发生了强烈兴趣,在以后的阅读中,乃至生活中、工作中,遇上有某种连带关系的触发点,他就会一下被触发、点燃,寻味一番之后,会把素材和思考所得储存起来,或以记录的方式,或以记忆的方式。

逸堂老人则更喜欢以剪报的方式,这大抵由于他的职业方便吧?

他保存着许多剪报,有些就直接夹在有关的书页间。

时间一长,这些相关资料会积累得很多,而对一个聪明人,它可以使他成为“问题专家”,或者换句话说,它可以使他在“这个问题”上,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人。

逸堂老人对《三国演义》的知识造诣到底有多深?

不好说。

但他确是一个“三国迷”则不假。

因此,到“文革”结束以后,应复办的羊城晚报之约,他就开了一个专栏叫“漫话三国”。

根据晚报读者对象的要求,仍以知识性、趣味性为取向。

专栏颇受欢迎,其后结集。

老人为初版所作“内容提要”说:本书以“漫话”的形式,不拘一格地谈论三国人物和故事……它传播历史知识,但又非史料的罗列,而充满了轶闻趣事;它进行艺术分析,但又非理论的说教,而从比较中给人启发;它也有史实的核查,但并非繁琐的考证,而言简意赅;它还有人物的评价,却不是长篇大论,而言之有据。

本书各篇文字,都是围绕小说《三国演义》为中心来展开的,但不局限于此,而是牵针引线,将三国故事有关的民间传说,以及正史、野史的有关记载,施以取舍,分置轻重,搜罗编织而成……它概括了《漫话三国》普及性的特点和作者为文的用心。

但是,在翻阅这些趣味盎然的篇章时,如果对《三国志》或者《三国演义》下过功夫的读者,并不难感受到老人修养的深浅。

也和《唐诗小札》、《宋词小札》一样,他其实是运用深入浅出的笔致,看似闲来几句,却是举重若轻,在不经意中启导读者,通过有趣的话题激发他们上想象、探究和思考。

这正是一本好的普及读物所具有的魔力,与大学讲义那般严肃、学究的面孔完全不同。

在读《漫话三国》时,我们不难从字里行间发现逸堂老人不时流露出来的童心——那是一个充满着求知欲望的、对书的海洋充满着好奇心的自学少年的心。

且看这些篇章题目:关于大战若干回合……另一个“巧使连环计”……不问年龄的“桃园结义”……来历不清的关羽……奇怪的“过五关”……关羽之败,谁应负责?

……何来的“五虎将”?

……刘后主怀疑过孔明吗?

……诸葛亮为什么要痛骂王朗?

……木牛流马不是独轮车……魏延是降将吗?

……曹操的“七十二疑冢”……刮骨与开颅……左慈的魔术……鲁肃的真正面目……民间创造的“赤壁之战”……华容道的面貌……草船借箭的来历……从这些吉光片羽之中,我们仿佛可以看到逸堂老人从少年,到中年,到老年,一生阅读、探究“三国故事”的浓厚兴趣和不减热情。

《三国演义》对于广大中国读者的魅力,从近年易中天《品三国》,结合三国的历史开讲《三国演义》而声名鹊起,又得一证。

我想指出,此类普及性的漫谈的方式,在20世纪80年代初,逸堂老人的《漫话三国》中,就已经有过成功的尝试了。

2007年5月3日于童轩

<<漫话三国>>

内容概要

《逸堂四品：漫话三国》以“漫话”的形式，不拘一格地谈论三国人物和故事……它传播历史知识，但又非史料的罗列，而充满了轶闻趣事；它进行艺术分析，但又非理论的说教，而从比较中给人启发；它也有史实的核查，但并非繁琐的考证，而言简意赅；它还有人物的评价，却不是长篇大论，而言之有据。

《逸堂四品：漫话三国》各篇文字，都是围绕小说《三国演义》为中心来展开的，但不局限于此，而是牵针引线，将三国故事有关的民间传说，以及正史、野史的有关记载，施以取舍，分置轻重，搜罗编织而成。

<<漫话三国>>

章节摘录

在《唐诗小札》一举成功之后，朋友们就提出过写一部《宋词小札》的建议。

但是，这一良好愿望，却整整等了二十年之后才得以实现。

据逸堂老人说，这是由于自己当时对于宋词还未能深入了解。

而另一个原因，他没有说，就是宋词中许多名篇，内容不外风花雪月，在那二十年中属于被批判对象，实在不好谈。

但《宋词小札》由此就成了老人心里的一个情结。

当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他被打入“牛棚”，押送“干校”，又被暂时“解放”之后，在英德荒僻的山野之间，这沉埋已久的情结，便悄然萌动了。

据老人回忆，他在一次请假返广州时，携回了龙榆生编的《唐宋名家词选》，之后，“偷偷阅读近一年之久”，把唐宋名家的词作，翻来覆去读了几十遍，上百遍，终于豁然开悟。

《唐宋名家词选》是一部好选本，它不仅选词数量比较多，而且集合了历代以来词界公认的佳作，眼光比较开阔，选词比较全面，因此较好地体现出一代之文学--宋词的风貌。

现在，我们手边还保留着逸堂老人研读过的这部著作，上面布满红笔、蓝笔批语，可以想见当年老人挑灯夜读的心思神情。

老人所做的工作，大致分为两部分：一部分是对词家、词作的评论，另一部分是对历代以来，尤其是清代词界的谬误，予以分析、批评和纠正。

以今人的历史观审视宋词的发展演变，拓清古人（主要是清“常州词派”）过求深曲的主观理解。

这是一种自出手眼的气度，与那些盲目地崇拜古人，匍匐于名人篱下者，真不可同日而语。

正是由于有这种精神，逸堂老人敢于推翻清代词界巨擘的成说，直指其谬误；敢于说前人对词往往未曾讲透，只说一些不着边际的大话、空话，徒令后学听后如云里雾里，到头来对词家词作还是若明若暗，弄不明白。

也正基于此，老人穷山孤往，发愤自强，入虎穴以得虎子，并将其所得写成《宋词小札》一书，通过对一首首宋词名作的条分缕析，疏通其意，揭示门径，令读者实实在在地把握“词家之心”。

老人曾说，《宋词小札》虽不似《唐诗小札》那样声名煊赫，却花费了他更多的心血。

这绝非信口之言。

因为诗歌自唐以下，流传不替，经过宋人、明人的收集整理和研究，唐诗的精微已然尽出。

但宋词的情况不同，五代北宋的歌唱传统，到南宋已经大量失传，元代、明代，词的创作已是不绝如缕。

清代号称“词之复兴的时代”，无论创作还是论著都盛极一时。

然而，词毕竟已由可唱变成不可唱，由歌词变成了案上文本，这就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词的写作传统、技巧的认识，也影响了对宋词的理解和认识。

一句话，清代词坛的新统，遮蔽了宋词的真面。

由于种种原因，宋词在社会上也远不如唐诗普及。

群众基础不同，决定了作为普及性读物的《宋词小札》，较之《唐诗小札》，在写作上带来更多掣肘--必须要以“解释词意”作为每篇小札的基本任务，解说的压力增加了，加上宋词名作篇幅相对较长，内容相对狭窄，于是“知识性”、“趣味性”的发挥余地大受限制--这些客观原因，使老人写来不能像写《唐诗小札》那样得心应手，挥洒自如。

但是，话又说回来，正由于它具有上述的“筚路蓝缕”之功，《宋词小札》的深层价值其实又在《唐诗小札》之上，对于喜爱宋词的读者而言，它是一部值得郑重推荐、不可多得的入门书。

品之四：漫话三国 逸堂老人的自学，随兴趣所之，在少年时代除了古典诗歌之外，就是古典小说。

他说考进香港《星岛日报》当校对，第一次发薪水，全部拿来买了一部《反三国志》。

那时他虽然依旧贫困，但早已步入成熟之年了，却仍旧如此痴迷！

他少年时代内心的饥渴，更町以想见。

其中《三国演义》（全称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）自然属于老人极为喜爱的一种。

<<漫话三国>>

读书人大约都如此，他对一部书，或一个作者，或一个问题发生了强烈兴趣，在以后的阅读中，乃至生活中、工作中，遇上有某种连带关系的触发点，他就会一下被触发、点燃，寻味一番之后，会把素材和思考所得储存起来，或以记录的方式，或以记忆的方式。

逸堂老人则更喜欢以剪报的方式，这大抵由于他的职业方便吧？

他保存着许多剪报，有些就直接夹在有关的书页间。

时间一长，这些相关资料会积累得很多，而对一个聪明人，它可以使他成为“问题专家”，或者换句话说，它可以使他在“这个问题”上，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人。

逸堂老人对《三国演义》的知识造诣到底有多深？

不好说。

但他确是一个“三国迷”则不假。

因此，到“文革”结束以后，应复办的羊城晚报之约，他就开了一个专栏叫“漫话三国”。

根据晚报读者对象的要求，仍以知识性、趣味性为取向。

专栏颇受欢迎，其后结集。

老人为初版所作“内容提要”说：本书以“漫话”的形式，不拘一格地谈论三国人物和故事……它传播历史知识，但又非史料的罗列，而充满了轶闻趣事；它进行艺术分析，但又非理论的说教，而从比较中给人启发；它也有史实的核查，但并非繁琐的考证，而言简意赅；它还有人物的评价，却不是长篇大论，而言之有据。

本书各篇文字，都是围绕小说《三国演义》为中心来展开的，但不局限于此，而是牵针引线，将三国故事有关的民间传说，以及正史、野史的有关记载，施以取舍，分置轻重，搜罗编织而成……它概括了《漫话三国》普及性的特点和作者为文的用心。

但是，在翻阅这些趣味盎然的篇章时，如果对《三国志》或者《三国演义》下过功夫的读者，并不难感受到老人修养的深浅。

也和《唐诗小札》、《宋词小札》一样，他其实是运用深入浅出的笔致，看似闲来几句，却是举重若轻，在不经意中启导读者，通过有趣的话题激发他们上想象、探究和思考。

这正是一本好的普及读物所具有的魔力，与大学讲义那般严肃、学究的面孔完全不同。

……

<<漫话三国>>

编辑推荐

以刻苦自学终成大器的刘逸生，穷其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普及。

60年代初就以《唐诗小札》享誉学界和民间。

《逸堂四品:漫话三国》以其深入浅出的语言、流优美的文笔、细致独到的分析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

。

“以白话诠释经典，以经典诠释智慧，以智慧诠释人生，以人生诠释人性”。

整整影响了几代人。

现把逸堂老人的三本小札加上自传体《学海苦航》，合成一套重新出版，以飨读者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